

社會學

雜誌

第一號

第二卷

低能於社會有怎樣的關係

甘南引

社會思想史

林幽

革命的學說

要目

社誌雜學會社國，...行發總群編197

館書印務商埠各處售代

本雜誌宗旨

本雜誌取公開主義，凡對於人羣有關係之著作一律歡迎。

本雜誌爲中國社會學會言論之機關，惟該會對於本雜誌之經理，完全不負責任。

中國社會學會專爲聯絡中國社會學家，和素有研究社會學者而設；凡願入會者，可函達北京，宣武門外承和胡同二十三號。

投稿者注意

(一) 用真姓名，及註明著者之履歷，英文姓名拼法，已有之社會學著作，及通信地址。

(二) 用楷書繕寫清楚，句讀符號置於字之右邊，特別名詞符號置於字之左邊，每段第一行低一格騰寫，稿末註明大約字數，稿紙兩索即寄。

(三) 一切特別名詞，如專門名詞，人名，地名等，須附帶原文。

(四) 註明所有參考書。

(五) 譯件須註明原書何篇何章，雜誌則何卷何號，及原著者之原文姓名。

(六) 來稿請寄北京，宣武門外承和胡同二十三號。

著名經濟



日本關一博士著

邵陽馬凌甫譯

關一博士之工業政策爲日本三大經濟名著之一茲由陝西省議會議長馬凌甫先生譯爲中文以備學者全書分上下二卷凡五十三萬言上卷計十一章詳言工業組織及振興之方法下卷計十章專述解決勞働問題之設施其主張何適於吾國現况又與社會主義之精神不相背有志實業者固可存位先河之導即提倡政治改造者亦可取爲進行之途至於本書理論之透徹譯筆之信達爲近世所希有誠人人必讀之書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書二册計八百頁

▲定價四元 (加郵費)

▲特價三元

▲陽曆五月底截止

各雜誌的利盆

本館出版之雜誌此外尚有

▲**東方雜誌** 贈送東方文庫優待券

東方文庫全部百册定價十元在本年六月底前
訂閱本誌全年者贈甲種優待券購買文庫五折
收價訂閱半年者贈乙種優待券六折收價(全
年二十四册四元 半年二元)

▲**小說月報** 贈送文學書籍廉價券

在六月底訂閱本報全年者贈甲種廉價券購
書六折收價訂閱半年者贈乙種廉價券七折收
價(全年十二册二元 半年一元○五分)文
學書籍特選六十種另印書目詳單承索即贈

▲**英文雜誌** 贈送冠詞之用法一册

在六月底訂閱本誌全年除贈送冠詞之用法
一册外年底出版之一十週紀念號一亦不加價
(全年十二册二元)

▲**婦女雜誌** 贈送九色印畫片一版

本誌今年亦為十週紀念第一號為紀念專刊篇
幅加倍預定者概不加價並贈精美畫片(全年
十二册二元)

教育雜誌

月出一册每册一角五分
全年十二册一元五角

學生雜誌

月出一册每册一角五分
全年十二册一元五角

少年雜誌

月出一册每册一元
全年十二册一元

兒童世界

每週出一册每册六分
全年五十二册二元五角

兒童畫報

半月出一册每册八分
全年二十四册一元六角

小說世界

每週出一册每册一角
全年五十二册四元

英語週刊

每週出一册每册五分
全年五十二册二元

等廿餘種本年份內容均益見精采

蔡子民 蔣夢麟 校閱的 **世界叢書**

英國選舉制度史

一册 四角半

張熙侯編 首論選舉的學理觀念，次述英國選舉制度之沿革，自中古世紀至現今英國殖民地之選舉制度，深源本本詳盡無遺。

現代民治政體

一册 七角

梅祖芬譯 本書係英國政治學者羅萊斯原著，將百餘年來各國民治制度之概況與成績，作詳細之考驗，關於現況，其兩方面均多闡發。

現代日本小說集

一册 一元

周作人等譯 二十世紀後的日本小說，多具有世界文學的價值，此集之出，實為我國與日本文學接觸之第一聲。

中國美術

一册 二元

歐陽譯 著者英內白蘭爾氏曾居留北京三十餘年，對於我國美術，研究有素，是書按古今石刻建築彫刻鑲嵌器物以及畫畫等項，瞭不勝及。

美國政府大綱

法國政府大綱

大陸近代法律小史

外國匯兌原理

經濟史觀

價值價格及利潤

社會學及現代問題

社會問題改造分析

社會主義與社會改良

近代教育史

兒童學概論

現代小說譯叢

林肯

易卜生集

你往何處去

費德利克小姐

一册 一元

一册 六角

一册 一元

一册 四角半

一册 五角

一册 三角半

一册 一元

一册 六角

一册 一元

一册 三角

一册 四角半

一册 一元

一册 三角

一册 一元

一册 六角

一册 五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社會學雜誌第二卷第一號目錄

革命的學說

社會思想史

(續第一卷第五號)

余天休著
夢一編譯
林 函

第四章

希伯來人的社會思想

第五章

柏拉圖與希臘的社會思想

第六章

亞里斯多德與希臘的社會思想

第七章

羅馬的社會思想

第八章

古代基督教的社會思想

第九章

中世紀的社會思想

低能於社會有怎樣的關係

甘南引

英文部

上海的市政

曾友豪

革命的學說

余天休著
步巖評

法國學者的哥賓勞曾說：「我們都知道，凡人類所組織的一切社會，經過一次繁榮和興盛的時期之後，就漸漸動搖和傾覆了；我之所謂一切，就是因為這種道理，是沒有例外的原故。地球各處皆有從前文明的遺跡，這些遺跡，有許多我們只知道他的名字，或者竟至連模糊的印象都沒有遺存，或者僅記載於森林內剝落的巖石上而已。吾人試縱觀近代的國家，則不能不得一種如下的結論，雖然時期相隔不久，可是有些國家已經變為舊時代的陳跡了。這種預言對於一切人類事業的不鞏固之可驚的真理，對於政治團體個人，民族和他們的文明，皆有同等的勢力。因各種社會及政治目的而組織的人類團體，雖然有極奇巧的社會和政治的束縛和計劃，為之保護，然而這種團體於成立之日起，已經在他生命的原素內，隱藏着不可避免的破壞的種子了。這種可怕的事實，在從前各時代和現在的歷史上，都可以證明的。這是由於有一種統馭一切社會和個人的自然銷滅的原則的原故。」

人類的事業沒有完全的，並且不能歷久不磨的。這個原則，可以應用到一切人類的制度上。一制度無論怎樣完全，怎樣偉大，及到了一時之盛，總是要崩壞的。許多偉大的文明都是經過了一個短時期的極盛時代之後，就要崩壞了。如羅馬，希臘，波斯，這都是昔日遺留下來的名字罷了。埃及，印度都也

曾經過興盛的時期，現在怎麼樣呢？帝國和文明之頹廢的原因很多，其最著的，就是內部的分裂，或內爭，外部的積弱和缺乏遠大的眼光。帝國、朝代和文明之頹廢的方式，不是漸漸的衰落，就是突然的崩壞。前者就是「自然的頹廢」(natural decay)，後者就是「革命」(revolution)。現在我們要討論的就是後一種的方式——「革命」。

每一個社會裏面都有三種階級，就是：(一)上等階級即統治階級；(二)中等階級即優越階級；(三)下等階級即被治階級。上等階級的人常常是佔據着更高級的人類活動，如社會的和政治的組織，及生產的機關是。中等階級的人，常常高呼改造，想進佔了那些更高級的人類活動的機關。簡單說，他們於有意或無意之間，嫉忌現存的統治階級，因此就想把這個階級佔據了而取得其權力。他們並不是比較統治階級好，不過祇希望這個階級倒了，就可以進佔他的地位罷了。每個社會的底層，都有下等階級；這個階級都是要受統治階級和優越階級所統治的。統治階級也好，優越階級也好，無論那一個階級把持着那些權力和生產的機關，被治階級的人總是處於貧困的惡劣生活之下的。這些相衝突的階級，日夜在那裏互相競爭，革命和叛亂不久就要爆發，不過祇在遲早而已。所以「革命」這件事在社會學家眼中看來，並不覺得可驚，這不過是人類演進的自然趨向，和人類進步或退化的階段罷了。

因為社會是由三種階級組織成功的，所以無論何時，那統治階級都是缺乏遠大的眼光，對於環

境的改變漠不關心而中等階級就興起而督責之若統治階級仍繼續他的舊習慣而不預備設法去適應那變更的狀況，於是中等階級的權力，就逐漸增大，到後來卒把統治階級傾覆，自己變爲統治的階級了。

大凡統治階級都是狡詐，機敏，精幹，能夠掠奪羣衆的。但他們的劫掠行爲，都被社會的虛僞所遮蔽，而一般的羣衆在他們勢力之下，一時不能把自己脫離這些強盜的羈絆，祇是忘記了統治者的罪惡，直到了將來階級建設者的後裔才起首表現出衰頹的痕跡。

每一個統治的階級，都由於奢侈縱慾而漸趨於衰退。大凡階級停止生存的競爭，耽於奢侈淫慾貪圖安逸，則這種的衰落，是不能免的。統治階級經過了幾代高等生活之後，就變爲不適宜於由環境變遷所生的新形勢；而一般的民衆，依然是望他們的統治者使社會適合於新形勢，可是到了那個時候，那些統治者，和一般民衆一樣的孤獨無能爲力。最後，皇位被廢，而新的主人翁就進佔統治者之宮了。

這個新階級得了權力之後，對於統治的藝能和阿媚的技術，殊無經驗，也不能應付當時的形勢，因此社會的狀況，不能較優於從前。主人翁因缺乏經驗之故，常有反動的革命，這是因爲舊的統治階級想藉民衆的助力，以恢復他們的地位。到了那個時候，叛亂的精神因而四播，各地就頓呈混沌的狀態了。那些新的主人翁非至能組織大軍或暴徒，從事其他革命，以傾覆舊統治者，則舊統治者就能

乘機繼位了。到了這個地位，一般的羣衆，依着暴徒的精神，於是劫掠，暗殺等事，各地蠶起，其結果遂使全社會擾攘不寧，歷數年而不能平息。其時，那些新領袖日出日多，且研究得統治之術，於是乃進而求威望，權力，尊嚴，和榮耀；社會秩序，遂以恢復了。這個階級乃能安然統治了。歷數世後，至不能適應民衆的要求時，遂復被新的優越階級所傾覆，而此階級又起而爲全境的主人翁了。人類政治的遞遷，好像是螺旋形一般，循環往復，自有歷史以來，都是這樣的，就是將來大概也是這樣的。

人類的組織沒有永久不變的，如果說中國的社會是停滯或者是鞏固的，這都是謬誤之談。文明這個東西的本身是人爲的，很容易破壞的。所謂近代的物質文明，將來不久就要到了末運，而古代的事業的崩壞，亦已證實了。所有一切的文明，結果都是向着破壞的目標去的。這種事情，在各國和各民族的歷史裏都可以找出證據的。革命不過是人類社會中破壞形式之一把了。人類在一百年內方能造成的事業，於一年之內就可破壞無餘了。戰爭是破壞的動作之又一種。此外還有許多破壞的原素，在那裏從事破壞，爲我們所不能制止的。

現在並不如那些樂觀者所說，「是一個進步的年代」實在是一個擾攘不寧的時代。現在是一個極端活動的時代，或者可以說是一個運動的時代，——一個向着物質的享樂運動的時代。所謂現代的文明，他的惟一的理想，就是物質的享樂，奢侈，和停止競爭。如果這種運動將來繼續下去，且一點也不更變，則文明的前途就非常危險了，因爲人類之物質享樂的理想若遠，則停止競爭，於是人類日

就頹廢了，逐漸就要被排出於地球之外。

人類是慧黠的，也是愚蠢的，他自己不能夠控制自己的命運。有些古代的人物，於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發展，造了很大的事業，然而有種種不知道的原因，使他們一切的事業和成就，都完全銷滅，所以人是不能控制自己的命運的。

中國太古的社會制度，是民主的，且根據於聰穎或智慧的原則。中國的制度，可以說是代表柏拉圖的理想共和國，但是這種理想的社會制度，漸漸的發展而為退化的形式，這制度是完善的，不過在實用上已經退化了。每一種制度都要經過上面所說之同一的命運，並且，這種說法，不獨對於中國的社會是真確的，對於歐洲的社會也是真確的。

上古時代中國的帝王是因為自己功績而得他的王位；就是王位不是世襲的，當君主年老的時，他就於民衆中選出一個有功績的人，來繼承他的王位；如果皇帝的兒子是能幹和良善，他的王位的，也許給與他的兒子。這種制度並不滿足各人的野心，因此，王位就變為世襲的了。中國自從王位世襲之後，到現在已經更變了二十多個朝代。每個朝代的始祖，常常是無賴或是草寇，乘當時統治者的衰弱，乃奪取其位，自己變為新的統治者。這樣的互相乘弱而奪取王位，一直繼續到一九一一年革命那時候一班革命的領袖，又乘滿洲的衰弱，而傾覆他們的天下了。

滿人既去，民國繼起，十二年之間，經過了四五次的變動。第一次革命黨佔據政府的機關，但缺乏

統治的經驗，並且和政治上欺騙的手段不充足，結果卒爲國中舊份子所排擠。革黨自被彼等奪去政權後，於一九一三年，復圖革命，冀挽回已失權力，結果卒無所成，而黨徒亦奔竄各地。一九一五年袁氏稱帝，新黨遂乘機在南方再圖革命。殆袁氏逝世，急進黨復握政權，副總統恢復國會及臨時約法。時該黨在國會占大多數，勢力足以控制全院，故直至一九一七年，一切事件皆異常順手。殆大戰爆發，國務總理段祺瑞堅持對德宣戰，急進黨反對，並要求總統罷免段總理之職，段氏既去，張勳擁兵入京師，要求恢復滿清帝位。段氏率兵擊之，未幾復握政權，惟急進黨否認段氏國會復被解散，大局從此擾攘不寧了。又至一九二〇年又一由時機所發生的新領袖將段氏推翻。自段氏失敗至今又三年了，而大局變化更無窮，且新首領日增月多，將來大勢如何，現在尙不敢斷定的。

我們徧觀中國歷史之變亂頻仍，可知人類的事業是人工的，容易破壞的，並可知各個人的創造或建樹，將來總是要終止的。每一種文明的發展，都是經過最初期，極盛期和衰退期。當一種文明到了衰頹的時候，若果不能自行革新，則必至於熄滅了。中國現在雖曰共和國，但如果不能應付近代狀況的要求，亦將必歸於銷滅的。鄰國雖欲統治中國，但他們也要知道，無論得到什麼，都不能永久保存的。因爲他們也逃不了這種文明和衰頹之公例的。

社會革命繼續不已，非至人類得合理的處置，而有完備的社會秩序成立時，永無停息之望。文明如機輪然，旋轉不息，近代文明之變化愈疾，其機輪之旋轉愈速，社會缺乏調和，則未來之革命亦愈速。

實現此乃社會調理之次序凡統治階級必須服從否則未有不陷於覆亡的

以下列舉各家的革命學說，來敘述一二。這些學說，本應一一加以批評和討論，但因篇幅所限，不能如願，祇得簡單的述其大概而已。

法國學者衛內 (Volney) 以為帝國的滅亡，就是因為不能適應人民的要求之故。所以他說：「無論什麼地方，凡人民強盛，和帝國的地位興盛的，一定有些與自然法則相適應的習慣法……政府為國民謀自由運用他們的能力，對於他們的身體和財產，予以平等的保護的。反之如果一個帝國滅亡，分崩，就是因為他的法律已經發生缺點，或者不完全，或者已被腐敗政府所蹂躪的。」

「貪慾於人類中曾激起一種恆久的和普遍的衝突，這種衝突不斷的使個人和社會互相侵擾，有時且惹起革命和反復的騷動。」

布洛克斯亞丹士 (Brooks Adams) 以為革命的原因，就是統治階級缺乏遠大的眼光，不能適應變更的環境。他說：「一七七〇年美國貴族階級專政，是時工業革命影響於工商業，於是發生革命的戰爭，而貴族誤解英國當時的環境而被逐出境，失去了財產，並且從此銷亡了。自美國革命及工業革命後，軋棉機出，而南部的新貴族（一種棉的人）又出了。這些貴族一直興盛到一八六〇年。在這個時候，因鐵路發達，環境又變遷了。一般豪賚奴隸的主人（南方的貴族）大受壓迫，他們不知道所處的形勢，於是南北叛亂起來，後來被征服了，財產盡被充公，他們就因此銷亡了。南部的貴族起叛亂時，他們的

叛亂，是因北方一個新的有勢力的階級的興起，而這個階級的權力，是依賴運輸上和工業上的蒸汽的發展的。這個階級因社會運動的促進，和十九世紀都市的勃興，得了很好的幸運；他們到現在統治了這塊土地已經有兩代了。如果這階級跟他的前人一樣，誤認了他的環境，那嗎，他們的財產，就必定要再行分配，而痛苦的程度，如從前一樣，按着受者的固執的程度為比例。最近這兩次的重行分配，已經惹起許多痛苦了，如果由這個觀點來考察已往的現象，他們一定不能擔保他們的將來。」

列樸曼氏 (J. P. M.) 在他的「政治的序言」裏面說，「叛亂的責任，由最後的分析，在於統治階級的貪慾和愚蠢所斷定。還有可令人傷心的事情，就是那些有勢力的人遇着了社會上的危機，而猶懵然不覺，對於民族所要求的一切整頓，均極力抗拒，使自己的地位，卒陷於傾覆而不可救，且變相反對的一切利益而造成階級的戰爭。其嫉視人之所好，足使觀察之人，深信今日之富者，與法國大革命前之貴族，同一樣的愚蠢了。」

愛爾烏德 (Elwood) 教授以為革命的原因，是由於統治階級缺乏適應和社會習慣與制度的停滯不變。他說：尋常社會習慣是繼續變化的，新習慣漸漸代替舊習慣，好像是生活狀況的變遷一般。社會習慣的崩壞是逐漸的，舊習慣既去，新習慣就成立而代替他的地位。所以社會的變化和社會上繼續的整理的程序，是依着平常的狀態，並沒有什麼紛亂的，那適合於新的社會狀況的新習慣或新制度就代替不適時宜的舊習慣和舊制度了。在尋常社會狀況之下，由一種習慣改成他種習慣，可以

藉種種和平的手段——如公共的批評，討論，輿論之造成，和舉人實行社會上所決定的行爲——使之實現。但是，如果沒有這些改良社會生活的尋常手段，則社會習慣和制度遂固定不變，成爲社會上一種保守的組織了。社會和個人一樣，無論什麼原因，如果他們的習慣，不能改變，是很危險的。在變化不息，競爭無已的生物界裏，祇有那些保持着高度的變化性 (Flexibility) 和適應性 (adaptability) 的有機體，才能夠生存。而社會裏面也是這樣……大凡人類習慣不易變化的，社會一定是不幸的，其結果必致爲外力所屈服；或於生活狀況充分變遷，使舊習慣和制度不能繼續維持的時候，即發生內亂或革命了。」

羅斯氏 (Ross) 把羣治興革的原因，述說如下：

(一) 社會需要的變遷；(二) 因階級的興起和鬪爭所發生之部分的衝突；(三) 權利的衝突；(四) 手段的背馳；(五) 機會的不平等；(六) 人民的文化和習慣的變遷；(七) 外來慾望的獲得；(八) 歷年的互相爭鬪。

柏特歷克教授 (Prof. Patrick) 由人性上去研究這個問題。他雖然不是直接講到關於革命的理論，但是他們的戰爭論可以應用到革命論上去了。他說，「人類是爭鬪的動物，起初是因必要而爭，到後來就成爲習慣了。從來歷史上戰爭的事情，大部分不是敵國的戰爭，不過是征服和內亂的戰爭。這些戰爭之真正的原因，其所釀伏，較深於政治的關係，好勝，及經濟上和商務上的複雜。這些事情，都

是偶然的，都不是戰爭的原因。現在的模範人物，的確不是有心希望戰爭，也不想破壞國家的法律，他是生物演化的，近代文明，和社會勢力的極端複雜的產物；而在他的腦筋裏，或者可以找出真正製造戰爭的火藥庫來。如果我們尋出防止國際競爭的方法，如果國際戰爭可以藉國際仲裁和國際和解的計劃，使之消弭，那嗎，我們對於現在生活形式之精神上的緊張，如果不去找緩和的方法，則「不安靜」社會的興奮性 (social irritability) 和內亂就會增加起來了。現在的社會，在和平的時候，表面上趨於和平演講的計劃，但同時關於競爭和情欲的感情，又燃燒於各人的腦際，及至他們覺得這種毫無趣味的的生活，不能忍耐之時，於是耽於娛樂，飲麻醉劑，從事於政治的奮鬥，觸犯刑章，最後於是出於戰爭之途了。

呂朋 (Lu Heng) 在他的革命心理一書內說，一切人類的行為，皆由一種或四種的原素所決定，那四種原素就是：理性的邏輯，感情的邏輯，集合的邏輯，和神祕的邏輯。他以為這幾種邏輯，在革命運動中占重要的地位，尤以神祕的邏輯為然。他說，神祕的邏輯可以構成偉大而普遍的運動的權力。他說，「我們已經顯示了人類是受各種邏輯所影響。這種邏輯，在尋常狀況之下，獨立並存，不相影響的，若在各種事情的行為之下，則互相衝突，彼此關於重要之個人的或社會的衝突，甚為顯著。」

孟士特堡克 (Munsterberg) 以為一切社會運動，皆由於領導，所以他說，「關於近代政略或機械上，衛生或藝術上，各種偉大的社會運動的背後，常站着一個偉大的政治的才子，或建築師，——」

個科學的天才或偉大的美術的先見者，即數百萬的羣衆，都隨着他的引導。然而社會心理學者不能解釋這種的獨立和創造的原始，因從心理學上看，他是他的時勢的產物，所以他就屬於社會團體的一部分了。」

馬克斯 (Karl Marx) 的歷史和革命的學說，如下：「在各個歷史的時代裏面，經濟上的生產和交易之通行的形式，與及社會的組織，都要隨着時代走的。政治上和智識上的歷史，即建築在時代的基礎上，惟有那個基礎，才可解釋那個時代的政治上和智識上的歷史。人類全部的歷史，就是一個階級鬭爭史，即利用者和被利用者，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爭鬭的歷史。」

「經濟史觀的學說，就是謂：人類生活上彼此的關係，就是人類的思想，感情，利權觀念，禮法，法律，社會與政府的組織，戰爭，和革命的重要原因。」

與馬克斯的革命學說同一系統者，即安特孟 (Untermann) 的學說。安特孟以爲一切人類的革命，都是由於男子反對女子的習俗上的平等的革命，和絕對領有生活上的必需品的欲望。所以他說：「這種男子反對女子的習俗上的平等的革命，乃是一切人類的革命的原因，而其動機，則在於欲絕對領有團體內各份子所產出之生活上的財源。」

「一切人類的革命，不過是一種循環的現象，可以用下面的話把他表明出來：第一，因工具的完全，於是有工業的革命改來變生產的方法，而男女間之經濟上社會上的關係，因此發生變化。經濟上社